

民国名家随笔丛书

古风犹存

新文化运动以后，散文随笔成为现代文学百花园中广受关注的佼佼者。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郁达夫、朱自清、沈从文……无数散文大家，用多彩的笔触写就了无数的传世经典。本丛书遴选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散文名家发表在报刊上的随笔佳作。让我们从这些充满灵性的文字中，体会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国事、家事和人事……

陈益民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民国名家随笔丛书

古风犹存

新文化运动以后，散文随笔成为现代文学百花园中广受关注的佼佼者。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郁达夫、朱自清、沈从文……无数散文大家，用多彩的笔触写就了无数的传世经典。本丛书遴选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散文名家发表在报刊上的随笔佳作。让我们从这些充满灵性的文字中，体会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国事、家事和人事……



陈益民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风犹存/陈益民编.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1. 6

(民国名家随笔丛书)

ISBN 978-7-201-07044-5

I. ①古… II. ①陈…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0095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字数: 130 千字

定价: 20.00 元

悲凉时代的芒花

(代序)

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文学的花园开出了朵朵奇葩,散文随笔便是当时广受关注的佼佼者。白话文的兴起,让文言文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西学东渐,让人们有了新思维和新眼界。而一批既具深厚传统文化功底、又深受西学熏陶的文化名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用多彩的笔触写就了无数的传世经典。

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郁达夫、朱自清、沈从文……无数散文大家,就像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座高峰,为时人赞叹,为后世仰止。虽说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思想、立场和观点,但他们在现代散文创作上的贡献,终究是不会轻易淡出世人的视野。

本丛书遴选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一些名家发表在报刊上的散文佳作,按照文章内容的不同,大致分为十二卷,即“古风犹存”、“陋俗与恶习”、“小曲好唱”、“读城记”、“阿Q永远健在”、“国病”、“浮生百味”、“玩物不丧志”、“情爱告白”、“文人与装鳖”、“文章正宗”、“大家评大家”。概言之,这些文章主要与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和风土文艺诸方面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总的格调是沉重的,悲凉的主题占据主流,即使间或夹杂幽默闲情一类的文字,也仍不脱对人世嘲讽的风格。阳光灿烂的日子荡起双桨感受迎面吹来和煦的风,类似这样明快而充满幸福感的文字,我们从当时的散文中是难以看到的。而这正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文章表达着作者的心声,折射出他们对人世的切肤感受。刺世的芒花不必带有牡丹的娇艳,它只向世界透着冷峻与悲悯。回望历史,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国,是怎样一个动荡变乱的时代?从北洋军阀的横行,到国民政府武力“统一”后的动荡,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烽火连天,最后又是一场刀光剑影的内战,可以说,三十年间国家未曾有过安定的日子,社会黑暗,战乱不断,生灵涂炭,真所谓“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无边的苦难弥漫人间,身处这样穷困、无望的国度,作家们又有谁能作出莺歌燕舞式的文章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那就让今天的我们,面对这记录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国事、家事和人事的文字,去感悟我们深爱着的祖国,曾经走过怎样的岁月,又该走向何方。

陈益民

2011年3月12日

目 录

民国名家随笔·古风犹存

北平的风趣·····	江寄萍 1
胡同交响乐·····	胡总 6
北平的饽饽铺 ·····	顾人 10
豆汁摊 ·····	扶平 17
落子馆——北平社会写真 ·····	扶平 19
戏园掇拾 ·····	李谷诒 22
故都寒宵 ·····	子冈 25
逛厂甸 ·····	黄莺女士 29
故都地摊巡礼 ·····	执中 33
北平与骆驼 ·····	林熙 40
姑奶奶——关于北平的一点杂写 ·····	微夫 44
旧历新年天津的风俗 ·····	仲 46
闲话天津的年俗 ·····	仲 49
逛逛娘娘宫 ·····	瞰 53
天津人的家常饭 ·····	仲 57

古风
犹存

随
笔

天津旧家庭中的普通习惯	铁誓 62
天津市的梨园生活	墨农 64
科班的改良与童命	洵 67
上海人的衣	陶百川 72
上海人的食	陶陶 75
看虹庙烧香	白苹 77
爆竹	谢六逸 80
开化底面面观	老衲 83
记海宁	施宇风 87
酒	柯灵 89
太湖	兆鹏 96
浣花溪	思蜀 104
湖南杂忆	铢庵 108
东北风土琐记	李仁众 119
故乡的回忆	李顺亮 122
夜里的荒唐	川岛 126
社戏	英子 129
北山与庙会	西村 132
东山庙会	寒谷 136
通州清明节的庙会	谭旭生 140

忆庙市·····	灵渊	143
城隍的厄运与幸运		
——大水灾中的一段小记事·····	何如	146
市声小品·烂铜小贩·····	林蔚春	150
市声小品·乐器脚商·····	林蔚春	153
市声小品·卖榄人·····	林蔚春	156
幽默的叫卖声·····	夏麓尊	159
北平婚嫁习俗之一斑·····	菁如	162
山东的婚俗·····	张大伦	170
胜芳的婚姻与教育·····	肖彭	175
云南省罗罗族的婚姻(节选)·····	邱天岳	177
农村妇女的创作		
——“洼疙疸”与“墓生”·····	白水	179
我们为什么将米抛在新郎新妇身上呢·····	曹聚仁	181
婚礼旧俗的考证		
——撒米与传袋等问题·····	陈友琴	184
旧式家庭下我的订婚始末记·····	声	187
旧式家庭下的儿媳妇生活·····	繁	191
关于直豫山陕等处妇女实情的报告·····	公	195
蒙化的火树节·····	梅瘦	198

山樛·····	徐式庄 202
西藏人之食品·····	白苹 206
过年·····	余扬灵 208
狮和龙·····	默涵 211
祭灶关·····	莫孚 217
台湾人过年 ·····	C 221
中秋夜话(节选) ·····	石碣 223
放河灯·····	静波 227
龙灯马灯·····	唐锡如 231
祈雨·····	知新 234
赌·····	风子 236
马将与骨牌·····	汉 238
“赌”教育 ·····	星子 240
瞎子算命·····	泽存 242
论大出丧·····	姚克 244

北平的风趣

江寄萍

昨天夜睡，不觉不知为什么却想起许多北平的旧事来。

我离开北平已竟有六七年了，从来没有想过它，当时我住在北平的时候，并不如何感到兴趣，不晓得为什么昨夜在床上睡不着，却想起它许多的好处来，大概这事也同恋爱一样，两人天天见面，握着手谈天，当时并不觉得如何，到了两人一分离，十年八年不见，忽然有一天想起当年两人曾握手谈天，便晓得那时的握手真是难得，真是富有神秘性，于是一种似怅惘而非怅惘的情绪，在心里直打滚。我对于北平大概也是这样。

前天一个朋友来闲谈，一直谈到深夜，送他出大门的时候，已是星斗满天了。天河很低的，天上的繁星，仿佛

古风犹存

随
笔

一抬手就可以摘下来，四外非常的清静。一开门，邻人的狗叫了几声，正赶上胡同内的灯也熄了，只可以望见马路外边的一盏昏黄的灯，而胡同内却是异常的黑暗。这时我忽然想到北平的胡同，假使这地方再能听得见一声梆子响，我就会忘记我是在天津的。

在天津很难使人注意季节的变迁，顶多不过棉衣易夹衣，夹衣又易单衫而已；而在北平却不然，北平的胡同是十足的表现着春夏秋冬的不同，一到春天，胡同里最易起小旋风，薄薄的一片土卷着柳絮，非常的富有诗意。下起小雨来，胡同内就不易走人，没有事最好不出门，打几个子儿的烧酒，买一包落花生一吃，坐在家里听门口卖青菜萝卜的吆喝，是另有一种风趣的。到了春末夏初的时候，就有卖青杏的，卖樱桃桑葚的，还有卖各种花的，尤其是落过雨之后，花儿更显着鲜艳，再加上卖花的富有艺术味的嗓子，颤颤的一声：“买架竹桃来，石榴花来！”真令人想起放翁的名句：“小楼昨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一到夏天，人们热得四体流汗的时候，正午却有小孩子卖冰核（音胡）的，挑着两块冰，一边喊：“冰核来，冰核来！”一边却飞也似的跑出胡同那头去了，因为卖冰非跑不可，如果像卖花的那样文绉绉的，卖不了几个主顾，冰也就融化完了。这也是一种趣味化的买卖，因为卖冰既赚不了多少钱，而在夏天正午的时候，还要担着冰快跑，在我们

看来当然是很受罪的，然而小孩子们却以为跑跑玩玩是够趣味的。

秋天一来，更易落雨，落过几场雨之后，树上的叶子几乎就像随着雨也落完了，憔悴的黄叶零乱的在胡同内滚来滚去，假若有诗人要想“独寻黄叶路”的话，不必到什么郊野的地方去，在北平的胡同内就可以有这种风趣了。黄叶飒飒的一声，跟着卖玉米花，凉炒豆的就来了，还有卖新落花生的，这几种卖东西的声音，无异就是告诉人“预备棉袍子吧”。果然秋天没有多少时候就过去了。我记得仿佛是鲁迅先生说过，北平没有春秋，颇有点道理，假若冬天一延长，夏天一提早，把这春天却无形之中越过去了；冬天提早，夏天延长，秋天也就很短了。虽然是这样，然而北平的卖东西的，对于季候，是一点也错不了的。

北平的冬天更能令人领略出一种特殊的况味。现在差不多的人家大概都装上洋炉子了，在从前却没有，都是小白炉子，如果在彤云欲雪的黄昏，屋中不必点灯，小白炉子内的煤球红红的，可以照见人的须眉，屋内充满了淡红色的光，薄薄的窗纸“席席飒飒”的一响，跟着就是风门子被风吹开，“啷”的一声，又关上了。这种特殊的风趣在当时多不注意，而我们几个朋友却正在围着炉子烤手，有的手里抱着茶壶：作诗，大概谁也没有那种闲散的心情，下一盘围棋，倒可以使人忘了冷，再不然早早的钻进大棉

被里去，躺着看书，躺着吸纸烟，这时不晓得外面是否落了雪，也更不注意外面的风，然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却被风吹来一声“萝一卜来一赛梨”的尖厉的调儿，有时还会同火车的哨子成一个合奏调。这时我们躺在被窝里的心情，真不知是什么滋味，怅惘吧，谈不到；悲哀吧，更不是；喜悦吧，绝没有一点，只是心里空空的，觉得有点迷惘，大概这种情绪是在喜怒哀惧爱恶欲的七情之外的，所以没有法子可以形容当时的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

再其次的就是我领略出北平胡同的不规则的美，比如一个大红门楼旁边，也许有一个小黑门，小黑门里也许有两棵大枣树，而胡同又都是弯弯曲曲的，比如说狗尾巴胡同，真的弯的像一条狗尾巴，铁狮子胡同，虽然没有铁狮子，然而却有一对石狮子。北平胡同的名字，大概都是名副其实的，而天津却不然，无论大小的里，不以德名，就以义名，比如说崇德里，而这里面的人，未必就真崇德。房子都是一样的形式，排得密密的像鸽子笼，令人见了，便有一种不快之感。

还有令我感到兴趣的，就是北平胡同内的打灯谜的，和说书的。每到夜间，许多斗方名士，无聊的文人都聚在墙根下，两眼死盯着灯笼上的白纸条子，猜中的还可以有两小包茶叶的希望，然而谁都不希望抢一点微物，最主要的还是兴趣问题。有三次猜不中，就嘴巴子撅起来，微微

的感觉着有点失望了。说书的场,我也有十几年没去了,在桃花扇上看到柳敬亭的说书,总是令我想起那个说书的拍醒木的神情。这种大众的娱乐场所,假若我现在再去,一定可以令我想到许多的社会问题。然而,这些都跟我远远的离去了!

《申报·自由谈》1935年2月18日

古风犹存

随
笔

胡同交响乐

胡 总

住在北平的公寓是永远不会感到寂寞的。

先前我住在一家小小的公寓里，邻屋就有位先生能逼着喉咙学女人声音唱《毛毛雨》、《桃花江》之类的名歌。另外还有一位，却是个张开大嘴巴唱大面戏的角色。可是自从搬到现在这公寓里来以后，歌与戏就都听不到了。住在这公寓里的人，想来都既不是摩登青年，又不是北京人。因为凡摩登青年都是应该会唱“名歌”的，而既不拉弦子，又不哼两句戏的便算不了北京人。

公寓里虽然清静；住在里面，感到寂寞却还是不会的。

胡同里的声音是没一刻断的——这声音和在上海亭子间里听到的汽车声，电车声，载重的卡车声，喧哗的人

声,工厂汽笛声……那种令人头脑发涨的“市声”却是绝对两样的。

带着要出卖的东西,或用车子推,或提在手里,从这个胡同钻到那个胡同——这样的小贩,在北平似乎比在南方多。胡同里是找不到顾客的,他得提高声音嚷起来,才能让那离开大门还有一两个大院子的屋子里面的人知道。自然这叫卖声音是异常响亮,同时也就尾音很长的了。他们不大肯利用旁的工具,如南方的敲竹筒,敲小锣之类。自然也有不是用嘴里嚷的,如为人磨刀子的便是用一个如胳膊样长的细喇叭呜呜地吹的,声音虽很单调可是极凄厉。

卖每一种东西的都有他们底一种特别的词句与音调,我刚来北平时几乎完全听不懂这叫卖的声音。现在虽然比较知道了一点,但还有些不能听懂,或虽然知道这样喊着的是卖什么东西,但究竟喊的是什么字句,却只能“待考”了。

坐在房间里面读书或写字时候,偶一抬头,便听见一声两声悠长的喊声,爬过一道道墙,穿过空落落的大院子,送到耳朵里来。声音或者是“烤白薯来……真热火呢——”或者是“炸豆腐哎——”或者是“水萝卜赛甜梨呢——”……有时几种声音交替在空中回荡。若声音是从旁的胡同里送来的,自然是要轻得多,但也显得是格外

地悠远了。一切喊声都是那么地从容不迫，仿佛是落在空瓮子里的声音似的——是的，北平城就是个空洞的大瓮子，这些叫卖喊声便尽在这大瓮子里面回旋荡漾着。

像卖烤白薯的人是用车子推了卖的，自然他们只能在胡同里走。但如提在手里做买卖的，如卖南方所谓“糖山楂”的人便可以跑进公寓里来了。他们在院子里打一个转儿，嘴里轻轻的喊：“葫芦——冰糖”。别以为他们不能高声喊，一趔出了公寓门，再一声“葫芦——冰糖”，你听去比在你窗前喊时却响多了。但声音又一声声地低下去了；当声音传来很模糊了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他已经走完这个胡同，拐弯到另一个胡同里去了。

也有卖报的到公寓里来的。早晨八九点钟便有一个老头儿，挟着只有二十来份报走进我这公寓里来了。他照例只有三句话：“谁看报？哪一位看报？有看报的没有？”说完了，若没有人推门出来买，他便悄悄地走出去了。这和向日升楼前狂喊着“要看申报新闻报……”的上海卖报孩子是大有“京派”与“海派”的不同了。

有着这样的不断的声音做伴侣，住在公寓里真是不会感到寂寞了。——虽然也许正因为有了这些悠长的声音，枯坐在公寓里面的人才格外地引起了空虚的怅惘了。

我住的这公寓因为就靠近马路，有时便也能听到汽车驰过的声音，晚上若风顺，还能够听到较远一点的车